

索罗金《暴风雪》的时空叙事研究

杨姝蕾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在索罗金的小说《暴风雪》中, 时间和空间在承担基本组织情节功能的同时, 也具有重要的心理揭示作用。同时, 小说中不同层次和特征的时空体类型, 如梦的时空体、道路时空体等不但展现了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 也创造了人物形象的流动性和体裁叙事的独特性。

关键词: 《暴风雪》; 时空; 梦的时空体; 道路时空体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索罗金被誉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三驾马车之一”, 是当代俄罗斯文坛的一个独特的现象。他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独树一帜, 但在俄罗斯和西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 也颇受诟病。索罗金早期创作中“用将现实与人物丑陋化、粪土化、妖魔化的审丑手段实施对民族和人类历史、文化的颠覆”, (张建华 2008: 3) 挑战普通读者对丑与恶的承受底线。但进入新世纪以来, 索罗金一改往日备受争议的创作风格, 积极探索新的语言和寻求理性的表达方式, 他于201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暴风雪》讲述了暴风雪肆虐下, 主人公加林医生携带疫苗同车夫痲病鬼一起前往瘟疫蔓延的多尔戈耶村救人的故事。小说一经出版便引起俄罗斯艺术界的关注, 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发行。

从题目来看, 这部小说无疑是对普希金开创的暴风雪主题传统的承袭。普希金的《暴风雪》开创的全新主题在后来的托尔斯泰、列斯科夫、契诃夫、勃洛克等一系列作家创作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而索罗金的《暴风雪》作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本, 运用了幻觉、游戏、梦境、意识流、隐喻等诗学手段, 解构和颠覆十九世纪经典文本, 其中的时空特征也体现了索罗金文学世界的独特性。

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自古以来都是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20年代, 巴赫金在听乌赫托姆斯基的关于“生物学中的时空体”报告时接触到这一概念, 自此, 他对“时空体”保持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关注。1937—1938年的《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中巴赫金完成了对时空体理论的完整论述。首先他将时空体定义为“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以及相互间的重要联系。”(巴赫金 2009: 269) 同时表明, 时空体是兼顾形式和内容的文学范畴, 有着重大体裁意义。在艺术和文学中, 时间在时空体中居主导地位, 时间形式与空间形式相互依存, 不可分割。“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 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 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 空间则趋于紧张, 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 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巴赫金 2009: 269—270) 巴赫金将这种不同系列的

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视作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与巴赫金的对话、狂欢化及复调理论相比，时空体是一个“更具有自含性和自足性的范畴……它只是巴赫金最初的自我-他者关系模式及其在对话主义这个概念中的成熟表现之间的一个便捷的中转站。”（阿拉斯泰尔·伦弗鲁 2017：112）

2 《暴风雪》中的叙事时空

《暴风雪》的故事情节在一条清晰明确的时间轴上展开。小说是以顺叙为主，形成了连贯、完整的线性叙事。同时运用插叙打破了自然时序，使得叙事更加完整、灵活多样、富于变化。铺展于情节上的故事发生发展的现实时间即物理时间使得叙事条理清晰、次序井然。例如小说开始医生在驿站中催促驿站长时，“医生瞧了一眼那座酷似妖婆小木屋的大挂钟：时针指着两点一刻。”（索罗金 2012：2）；雪橇车撞到金字塔导致滑板断裂，修车后的医生“掏出表看了一眼：已经5点多了。”（索罗金 2012：28）；在磨坊主家过夜的医生一觉醒来发现已经中午11点多了；驶过小树林后，医生看表已经晚上6点整了，进而推算出在维他命人的帐篷里逗留了6个小时；经历一夜暴风雪的考验，医生被中国人救起时，“太阳出现在灰色的地平线上，它照亮了雪原，照亮了静洁的淡蓝色的天空，天上的群星依稀可见，还挂着一轮月亮。”（索罗金 2012：170）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的景象昭示时间为日出伊始。根据细节可计算出整部小说从医生于驿站发牢骚到最后医生被中国人救起的情节用时共计40小时左右。除了具体明确的时间标志外，也有类似在维他命人那里停留6个小时的时间记录。故事情节进程中的时间标志营造了一种真实感和现实感，符合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

插叙则体现在主人公们的几次回忆上。例如在雪橇车撞上金字塔时，医生看着外形奇怪的金字塔，想到了娜金钢琴架子上的水晶犀牛，进而怀念娜金的美好，后悔与她分手。这里的插叙展现医生花花公子的本性，为读者补充了人物的背景材料，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和完整。而小说中的回忆、幻觉、梦境等是叙事中的心理时间，旨在展现人物心理上的体验。癆病鬼四次回忆的主题都是童年及年少时期的趣事。其中，父亲成为多次回忆的对象。父亲为6岁的他买玩具大象、他与父亲一起割芦苇盖在农舍的屋顶等，可窥视出癆病鬼对父亲的敬爱、对童年温暖家庭的怀念。这些回忆为后来癆病鬼梦中弥补童年遗憾做了铺垫，同时也拼凑出了癆病鬼丰富的内心世界。从主人公活动所占据的时间分析，作家在利用物理时间点明具体时间之后，更加注重对心理时间的描写，以强调时间点内主人公的心理感受和意识过程。

与叙事时间不同的是，叙事研究者们常常忽略文学作品中的叙事空间的存在及其对文本的意义。有学者将叙事空间和意识空间作为文本研究的两个维度。叙事空间指的是叙事过程中所描述的所有空间范畴。而意识空间则属于心理空间范畴，主要表现小说主人公的心理内容，包括幻觉、梦境等。《暴风雪》中的故事空间可分为开放性空间和封闭性空间。道路、雪原、森林以及田野等属于开放性空间。开放性空间中常常是无边无际，充斥着暴风雪和黑暗，给人一种疲惫、无能为力的心理体验。而驿站、医生和癆病鬼的两次停留地以及最后藏身的逼仄的牵引箱等属于封闭空间。两次停留具有重大的情节转折意义。村屋过夜的医生与磨坊主太太发生不伦恋，这是医生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污点。在维他命人帐篷中吸食最新毒品产生的幻境直接导致主人公性格的转变，试图将医生转为“正面主人公”形象。而吸毒后产生的幻觉景象同梦境、回忆等一道都是属于心理空间范畴。在描写吸毒过程的细节时，作者也无意将医生的空间同外界隔离开来，“那个透明的金字塔发出一阵又尖又细的声音，就慢慢地蒸发起来。煤气嘴熄灭了。就在那一刻，由超薄再生塑料生成的一个透明半球体顿时笼罩在桌子上方，把坐着的四个人与余下的空间和世界隔离开来……医生本想回一句‘加斯加达马’，但却立刻堕入了另一个空间。”（索罗金 2012：95）意识空间呈现一种无序、混乱、无逻辑的特点。它提供了主人公情感宣泄的窗口，或忏悔、或恐惧、或期盼，使得人物形象变得立体鲜活起来。

索罗金曾提到：“《暴风雪》是一部讲述俄罗斯过去和未来的小说，是一部关于无边无际的俄罗斯空间的小说。”（索罗金 2012：184）从作品多处细节描写，如“加林医生的曾祖父是一名会计，他常常回忆起遥远的斯大林时代……”（索罗金 2012：146），可以推断《暴风雪》的故事发生于未来社会。属于 19 世纪医生的夹鼻眼镜以及风靡一时的《领域》杂志等昭示着历史的痕迹。汽车厂、汽油发动机、电话等分明是属于 20—21 世纪的词汇，新型毒品金字塔、三层楼高的巨型马及袖珍马等指向高科技的未来。于是小说中历史时空、现实时空和未来时空相互重叠、交错及融合，使读者在时空混淆中形成了新奇的审美体验。

3 梦的时空体

巴赫金按照情节和时空的关系区分出道路时空体、沙龙时空体、门坎时空体等。一些俄罗斯研究者依样提出了“梦的时空体”（Онейрический хронотоп）。其中“梦的”（Онейрический）一词源自希腊神话中的三千梦神俄涅洛伊（Ονειροι, Oneiroi）。波兰文艺学家法利诺认为梦的空间（Онейр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属于现实以外的空间，它包括“梦境的形式，或是幻想、幻境的形式，抑或是由臆想、主人公的疲惫、半梦半醒及头脑混乱引起的虚幻景象的形式。”（Фарино Е. 2004：376）

《暴风雪》中，作者在主人公历险旅途中穿插了一次幻觉和四次梦境。唯一一次的幻觉是医生在维他命人的帐篷里体验最新毒品——金字塔时出现的。幻境中的医生被缚手脚，置于油锅之中。在油锅慢慢加热的过程中，广场上成千上万的群众见证着加林医生的身体折磨和内心恐惧的升级。在群众的欢呼和躁动面前，医生不断向众人辩解，他讲述自己的身世，高尚的医生职业和耶稣信仰以及圣训。然而油锅的刑罚仍在继续，医生精心思考后重新开始了演讲。他总结自己光明磊落、行善为先的一生的同时，坦诚过去犯下的罪行，忏悔女友为自己堕胎、忏悔自己未探望病人导致病人的死亡，忏悔自己为了自由抛弃妻子等。忏悔后，他又谈到了信仰，善与爱，甚至发出疾呼，“基督被处死已经过去两千年了，但人们依旧没有学会互相友爱。”（索罗金 2012：98）而后医生在内心极度紧张和恐惧下，一边怒骂和诅咒所有人，一边奋力跳出油锅，同时他的意识还在兼顾广场周围的屋顶、瓦屋顶上的鸽子等。外界印象不断激发他的联想，使他心神不宁，意识飘忽不定。这段以忏悔独白为主要内容、以意识的流动、起落、解散为重要叙述线索的精彩意识流描写堪比《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夫自首前路过干草市场的意识流动片段。在忏悔时，医生重新审视爱、善、生命等价值观，完成了向善的蜕变。他感悟到生命的珍贵，决心身体力行地践行以基督信仰为根本的道德准则。苏醒后，他甚至去拥抱痲病鬼，“人人皆兄弟，库奇马。我很想你，老伙计。”（索罗金 2012：106）

除幻觉外，小说中还着重描写了医生的三次梦和痲病鬼死前的梦。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它可以算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它是由高度错综复杂的智慧活动所产生的。”（张建华 2008：18）梦的材料可以来自外界环境，也可以来自个人潜意识，无意识是梦的发源地。第一个梦境中的时间为星期五的下午，空间设定为郊外别墅。梦则是由前妻伊琳娜、草莓蛋糕、铜锅、袖珍马、儿子等元素组成。“他把草莓蛋糕放在被阳光晒暖的、绿色的凉台地板上。（索罗金 2012：118）其中蛋糕、阳光是身陷黑暗与暴风雪之中筋疲力尽、饥寒交迫的医生生理上的需求投射，袖珍马则是来自现实环境。前妻穿着他最爱的蓝色碎花连衣裙，楼上传来的成年儿子的鼾声以及伊琳娜宣布：“我们会有五十个孩子！”（索罗金 2012：119）这都让医生感到激动、幸福不已。荣格认为，补偿是梦的重要功能。它常会以想象性愿望形态出现，试图补偿那些心灵深处被忽略的，尚未分化的部分。医生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是他与妻子离婚重要原因。梦中温柔美丽的妻子、健康的孩子、完整温暖的大家庭是医生个人潜意识中的渴望，是他故意压制的、深藏在无意识情感，而梦则是将无意识中所消失的记忆和所有微弱到无法被意识到的心理内容挖掘出来，通过自发的联想立体地展现。第一个梦洋溢着温暖和爱，是主人公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

医生的第二个梦境是类似莫斯科学者之家的宴会厅，具体的时间不明。灯火通明的大厅同入睡前现实中云遮月时昏暗的光线形成对照。梦中的盛宴其实是医生的葬后宴，阿姆林斯基教授在桌子上跳着罗古德（作家臆造的一种具有追悼性质的医学舞蹈——笔者注）。葬后宴实际上是反映了医生对死亡的恐惧。此时医生和痨病鬼已经赶路一天一夜了，路途中的障碍有增无减，这不断消磨医生的自信和耐心，导致他对死亡的恐惧愈演愈烈。磨坊主太太摇身变为教授的妻子，她带着淫荡的微笑对医生低语：“这是肉欲的华丽暗示。”（索罗金 2012：149）整个梦境笼罩着怪异、阴森、恐怖的气氛。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的检察官阻止这些与意识的道德内容不相容的愿望不加伪装地进入意识中去，于是梦常常是经过变形的。身为知识分子的加林医生未能坚守内心的道德底线，受诱惑与磨坊主太太发生一夜情，与社会道德不相容。因此与磨坊主太太的不伦恋作为梦的联想材料中的罪感成分，经过变形后在梦中得以展现。值得注意的是，梦开始前，“医生开始觉得有点冷了”（索罗金 2012：148），梦结束之后“医生醒了过来。他稍微动了一下，他的身体冷得立刻剧烈颤抖起来”。（索罗金 2012：149）外部环境的严寒同内心对死亡的恐惧相呼应。

第三个梦同样散发着浓郁宗教气氛。为了躲避暴风雪的严寒，躲进空间狭小逼仄的牵引箱中的医生发了第三个梦，梦的主题是温暖和爱。梦中有暖暖的，炎热的夏日树林，“翠绿的青草上洒满了阳光”，“白桦树干也是热乎乎的”，“地板是热的”，“火热的地面”、“炽热的大理石”等短语和句子反映了身处寒冷之中的医生对阳光、温暖的渴望。教堂里医生在神甫主持下和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与伊琳娜完成结婚仪式。“他这样就已经感觉很好了，这种感觉如此美好，以至于眼泪都从他的眼睛里流了下来，他就这么站着，一动不动地，所有人都理解他，所有人都分享他的快乐，所有人都感觉很好，但他感觉尤其好，甚至有点儿欣喜若狂，因为他爱所有人，爱站在这个教堂里的所有人，他爱伊琳娜，他爱神甫，他爱所有的亲朋好友，他爱那些在教堂地板下躁动和怒吼的僵尸，他爱所有人，爱所有人。”（索罗金 2012：165）在这份爱的感召下，教堂里的所有客人和神甫、大辅祭、唱诗班的歌手们、妻子都围绕着他转动，边走边唱，就连地下感染瘟疫的僵尸们也在舞动，唱着“愿上帝保佑长寿与平安”的祝祷词。荣格指出，预期功能是梦的本质特征，“是无意识中对在未来实现意识的期望。”（卡尔·荣格 2011：176）到多尔戈耶为那里的人们接种疫苗免受僵尸的戕害是医生一路上的殷切期望。未能及时赶到目的地救人，瘟疫肆虐、僵尸横行，与妻子分开，对医生来说这些都是深深的遗憾和巨大的痛苦，而在第三个梦中，这些遗憾与期望竟和谐地统一起来，并在医生内心中延伸出一种爱世间万物之博爱精神和普世情怀。

痨病鬼临死之前的梦是全篇最后一个梦境描写，也是他唯一一次做梦。“梦把他拖入了自己的空间。”（索罗金 2012：168）这个梦穿越回了痨病鬼的童年。梦中重现了痨病鬼童年时期因贪玩不小心把家烧了的情景。珍贵稀有的大号蓝色蝶蛹在大火中化为乌有，这导致父亲一辈子都不肯原谅他，这成为他无奈离家出走的直接原因。梦中他尽力去弥补这一遗憾。熊熊大火里抱着蝶蛹逃出来的痨病鬼，看到蓝色蝴蝶破茧而出，“那是天使的芳容，一个美丽天使的芳容，闪烁着深蓝的各种色调……库奇马的双手与它的脚长在了一起，他的骨头和蝴蝶的骨头连在了一起，他的骨头和蝴蝶一起唱着歌，这是一首歌唱新生命之歌，一首关于终极幸福之歌，一首伟大欢乐之歌……”。（索罗金 2012：170）蓝色蝴蝶的“天使”面容，闪烁着神性光辉。痨病鬼与蝴蝶化为一体共同歌唱、投进烈火燃烧的窗口，这是痨病鬼平静、欣然地接受死亡的暗示，与医生的死亡恐惧形成鲜明对比。

幻境、梦境中的时间不受文本现实时间和束缚，无法捕捉与衡量，具有相对独立性。时间在空间里流动、凝聚，并在空间中得以体现。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文中指出，阿普列乌斯作品中的梦境与幻象是把上帝意志或机遇意志传达给人们的一种方式，“梦境和幻象不能够激励主人公们去从事任何活动。相反，梦境和幻象昭示主人公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做，换句话说说是强迫主人公们去完成一定的行

动，表现出积极性来。”（巴赫金 2009：304）加林医生经受幻境中的死亡考验以及三次有关过去的忏悔、现实的恐惧、未来希冀的梦境的洗礼后，开始反省以及思考善与恶的问题。而痲病鬼的童年追忆为后来梦中弥补童年过错做结构上的铺垫。因此，小说中梦的时空体完成了情节结构的功能和心理功能。它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同时，也展现人物意识流动和斑斓的情感世界，丰富了人物形象体系。

4 道路时空体

20世纪60年代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增补、改订之时，笔记中首次出现了“相会时空体”一词。相会时空体常常与道路时空体（Хронотоп дороги）联系在一起，后者在文学中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很少有作品能够回避任何形式的道路情节，甚至不少作品就是直接建立在道路和各种奇遇的基础上。巴赫金指出，道路时空体是指“在道路上的各种相遇的情形。”（巴赫金 2009：283）在相会时空体中时间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道路时空体里，相会通常发生在开放、充斥着各种形式的偶然性的道路空间中。索罗金的《暴风雪》就是一部非常典型的以道路奇遇与历险为主架构情节的作品。道路的起始点是多尔别西诺村，目的地是瘟疫横行的多尔戈耶村。除严寒和风雪外，狼的威胁、滑板的断裂、撞上巨人鼻子等都是路途中的阻碍。多尔戈耶的俄文«Долгое»，意为“遥远的”，原本17俄里（一说为15俄里）、正常两个小时达到的路程整整走了约一天半的时间，小说结尾处，医生发现痲病鬼已经走了后放声痛哭：“他不可能达到多尔戈耶了”（索罗金 2012：175）。医生与痲病鬼共同踏上了一次没有终点的旅途，“对小说来说，道路本身就具有重要涵义。漫漫旅途中时间好似融入到空间中，并在空间里流动。”（Ясмينا Войводич 2015：339）因此道路相应地获得了隐喻意义。

首先，作品中道路被赋予了“人生道路”的隐喻意义。幻境中的加林医生历经生死考验后，黑暗和暴风雪不再使他厌烦，“逆风而行，克服一切困难和所有荒诞，勇往直前，不害怕任何事和任何人，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命运之路，坚定不移地前行，执着地前进。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意义之所在。”（索罗金 2012：113）在人生道路中，人们常常无法摆脱命运的操控，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和阻碍。在人生道路抉择时，一蹶不振还是勇往直前是需要我们用一生去解决的。在这条前往多尔戈耶村的道路上，暴风雪担任命运的角色，它主宰着一切，严寒侵蚀、狂风暴雪一度让主人公们失去了道路的方向，也迷失了心灵的方向。医生从开始的信心满满逐渐转变为充满怀疑、甚至是恐惧。这一切都是人生道路的缩影。

其次，道路的宗教救赎意义也是由加林医生口中道出的。“每个人生来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帝赐给我们生命，要求我们的只有一点：他让我们意识到，为什么把这个生命赋予我们。不是让我们像动植物那样度过完整的、但毫无意义的一生，他是要让我们明白三件事：我们是谁，来自哪里，要到哪里去。比方说我，加林医生，一个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创造出来的人，现在半夜要沿着这片田野到一个村庄去，去病人那里，去帮助他们，保护他们免受瘟疫的侵害。这就是我的人生道路，是我此时此刻要走的道路。”（索罗金 2012：124）上帝赐予了人生命，甚至无私地差派独生爱子耶稣替人类赎与生俱来的原罪。因感念基督之爱，加林医生决心经历苦难磨砺，肩负起拯救的使命。因此这也是一条灵魂救赎之路。正教精神中的罪感十分强烈，强调“只有贫穷和苦难才能使人身上的罪恶得到救赎，使有罪的灵魂变得纯净，才能真正接近上帝，恢复人原初所具有的神性。”（刘锟 2009：145—146）救赎是《圣经》中最重要主题，《约翰福音》中，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小说中真正实现了灵魂救赎的是痲病鬼。痲病鬼在梦中努力弥补儿时铸成的大错，希望得到父亲的宽恕。他一路上视苦难为神圣，心平气和地接受一切，甚至是死亡。最后痲病鬼和破茧而出、异常美丽、具有天使面容的蓝色蝴蝶化为一体，义无反顾地扑向熊熊火焰。这里的破茧而出是生，扑向火焰是死亡，生与死统一在散发着神性的蓝色蝴蝶身上，喻指痲病鬼获得了灵魂救赎。于是在这里道路有了灵魂救赎之路的隐喻意义。

最后，道路也是俄罗斯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与人民的道路。巴赫金认为，道路时空体的特点是“在道路（“大道”）中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点上，有许多各色人物的空间路途和时间进程交错相遇；这里有一切阶层、身份、信仰、民族、年龄的代表。在这里，任何人物都能形成对照，不同的命运会相遇一处相互交织。在这里，人们命运和生活的空间系列和时间系列，带着复杂而具体的社会性隔阂，不一般地结合起来；社会性隔阂在这里得到了克服。”（巴赫金 2009：437）医生、车夫、磨坊主、哈萨克人、中国人等在路途中交错相遇，而知识分子医生与人民痨病鬼因暴风雪这一偶然因素相识，决定了《暴风雪》的主要情节。在赶往多尔戈耶的道路上，二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东正教文化土壤的滋养下，俄国传统知识分子具有浓厚的弥赛亚情结和使命，这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加林医生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瘟疫蔓延、僵尸横行的多尔戈耶村让人望而却步，加林医生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决然地带着疫苗前往，希望救助未被瘟疫感染的村民。他的博爱、救世主义以及自我牺牲精神十分契合 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内在气质。正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说：“俄国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是表现在知识水平上，也不是表现在理性力量上，而表现在他的心灵和良心上。因为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良心总是在正确的道路上，而理性上却总是常常找寻不到方向。”（张建华 2008：26）

途中在暴风雪的捉弄下医生多次表现出不耐烦和气愤，甚至认为是痨病鬼的无知与散漫阻碍了他的路，“他突然明白，原来正是痨病鬼，正是这个胸无大志、不求上进的人，正是他身上的散漫倦怠和那种庄稼汉固有的碰运气心态，正是这一切在阻碍了他这个医生的道路”（索罗金 2012：128）医生的抱怨除了表现知识分子与人民的社会隔阂之外，也折射了知识分子忽视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最后医生一气之下抛弃了痨病鬼，要独自步行前往多尔戈耶村——失去了赶车人的医生，也就失去了方向，中后在峡谷中迷路。这里的道路时空体作为知识分子与人民的道路的隐喻意义，旨在表现历史方向始终是由人民掌握，人民不是无知、无能的代名词。知识分子应该重视人民的作用，团结人民、拉近与人民的距离才是实现未来俄罗斯复兴的真正道路。

5 结束语

《暴风雪》的叙事文本中，清晰明确的物理时间营造了真实感和现实感，这是符合 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同时，小说中的历史时空、现实时空与未来时空交错、并置；而时间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感的因素。随着主人公心理时间的延长，意识空间不断强化，全面立体展现主人公丰富的内心精神活动，使得人物形象立体生动、完整饱满，情节变得有血有肉，而时空的错乱又会产生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小说的叙事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结合，为读者带来独特新奇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 [1] Войводиц Ясмина. Хронотоп vs. гетеротопия (на примере повести Метель Владимира Сорокина) [A]// И. Видугирите, П. Лавринец, Г. Михайлова. Гетеротопии: миры, границы,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C]. Вильнюс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ильнюс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5.
- [2] Фарино Е. Введение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M]. СПб.: Изд. РГПУ им. А. И. Герцена, 2004.
- [3]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 钱中文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 [4] 巴赫金. 诗学与访谈[M]. 白春玲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5] 北冈诚司. 巴赫金——对话与狂欢著[M]. 魏炫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6] 弗洛伊德. 梦的解析[M]. 罗林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 [7] 刘 锐. 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 [8] 阿拉斯泰尔·伦弗鲁：导读巴赫金[M]. 田延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

- [9]卡尔·荣格. 荣格文集(第四卷)[M]. 关群德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
- [10]索罗金. 暴风雪[M]. 任明丽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11]张建华. 丑与恶对文学审美圣殿的“冲击和亵渎”——俄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索罗金创作论[J]. 外国文学, 2008(2).
- [12]张建华. 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13]圣经[M]. 南京: 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8.

Narrative Space-time In Sorokin's *The Blizzard*

Yang Shu-lei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n Sorokin's *The Blizzard*, time and space play an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function while assuming the basic function of organizing the plot. Meanwhile, the chronotope types of different levels and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oneiric chronotope and road chronotope, show the characters' hidden inner world and created the fluidity of character image as well as the uniqueness of genre narrative.

Keywords: *The Blizzard*; space-time; oneiric chronotope; road chronotope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巴赫金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小说文本研究”(19JJD750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姝蕾(1993—), 黑龙江佳木斯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0-08-04

[责任编辑: 刘 锐]